

城市宣教個案研究：愛鄰舍福音網絡

莫陳詠恩博士(中國神學研究院副教授)

引言

2007年8月，於香港荃葵青區開展的「愛鄰舍福音網絡」（簡稱「愛網」）正式成立，結合不同宗派教會的力量，再注入福音機構的焦點事奉，開展了一個實踐本土城市宣教的網絡。本文旨在追索愛網的歷史，檢視其現有發展方向，討論其在城市宣教模式中的定位及對本地宣教的貢獻。

（一）資料來源

愛網是一個新成立的組織，文字資料大部分都是來自該組織在互聯網上發放的通訊和文章。過去數年，筆者亦曾出席愛網同工的禱告會，並應邀成為該組織的顧問。此外，筆者亦先後訪問了愛網數位核心成員，包括總幹事梁國全、宣道會基蔭堂主任牧師蕭如發、城市睦福團契總幹事鄺玉婷、宣道會德荃堂主任牧師范國光，以及敬拜會（荃灣區）區長凌建人。這些訪問就成為此研究的主要資料來源。

（二）荃葵青區的教會網絡文化

香港荃葵青教會的聯合行動，最早可追溯至1973年的荃灣合一運動。當時中華基督教會全完堂、聖公會荊冕堂、荃灣信義會天恩堂、大窩口救世軍、循道衛理聯合教會亞斯理堂，以及天主教葛達二聖堂聯合開辦了「荃灣合一社會服務中心」，一方面實踐合一，一方面服務社會，為居民爭取權益，發展社區。雖然中心於1997年停辦，但合一見證服侍的精神仍然存留。例如現時的「牧師合一團契」間中相聚，近期因見葵涌自殺個案增加，遂舉辦了聯合祈禱會及嘉年華等。

荃葵青區的教會網絡文化不止於社區發展式的服務。在荃灣合一運動的同期，有四所教會聯合舉辦「荃葵研經培靈佈道會」。當時宣道會荃

灣堂、荃灣信義會天恩堂、荃灣基督教惠荃堂及荃灣真道堂的四位牧者，開展了一年一度的聯合培靈聚會。聯合培靈會的事工與合一社會服務中心在同一年產生，兩個網絡的關係實難以考究，現在看來卻可以見到互補的功效。時至 35 年後的今天，有接近三十所教會參與舉辦研經培靈佈道會，成為荃葵青區基督教界的盛事。

除了以上兩個較為人所知的聯合事工之外，還有接近四十年歷史的「荃灣基督教婦女聯會」，舉辦每月一次的聯禱會和一些聯合聚會（如退修營或社區祝福行動等），至目前仍維繫著七所堂會：中華基督教會全完堂、中華基督教會葵涌全完堂、荃灣潮人生命堂、中華基督教禮賢會荃灣堂、樂道會荃灣堂、荃灣浸信會及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天恩堂。此外「青衣教牧同工團契」也有二十多年的歷史，聚集了區內的六、七所教會。

以上有多年歷史的運動，確立了荃葵青教會的合作文化。這些聯合活動奠下良好的基礎，讓教會容易進到多層面的合一見證。相對於其他地區，荃葵青可以算是一個有濃厚教會網絡文化的區域。至 2000 年代，區內不同的組合包括了仁濟院牧事工、細胞小組教會網絡、荃葵青校園網絡和荃葵青新民福音事工促進小組，地區教會在上述組織均扮演著重要的角色。

（三）愛網的緣起

1990 年代，城市睦福團契（前木屋福音團契）已由服侍木屋居民擴展至服侍社會中的基層人，該團契在荃葵青區開展了一個「荃葵青新民事工福音促進小組」（以下簡稱「新民小組」），當時的召集人是宣道會基蔭堂的主任牧師蕭如發。這小組把數間教會聯合起來，齊心協力關注新移民在區內生活和福音的需要。

2000 年 3 月，荃灣新村街天台木屋發生火災，波及數十個家庭、百多名居民。火災激發起新民小組及一些教會團體起來回應，向災民伸出

援手。救災行動成為了日後教會聯合回應社區需要的一塊跳板，把教會的結連從討論和禱告的層面帶到具體行動的層面。

在同一期間，敬拜會（荃灣區）發展了香港新移民服務協會，也與新民小組往來合作。敬拜會在區內尚有另外一個聯盟，就是細胞小組教會網絡，聯繫了敬拜會、復興教會、恩牧堂、惠荃堂等堂會。這網絡注重敬拜讚美和宣講福音，並強調聖靈的恩賜和權能。小組教會吸引了許多年輕信徒，他們對信仰熱誠，願意委身，是一支強大的行動隊伍。

2002年夏，新民小組正式易名為「荃葵青愛鄰舍福音網絡」，於同年開始了每週二的同工早禱會，招聚來自不同教會及福音機構的同工，一起為社區禱告。翌年，細胞小組教會網絡與愛網合併，攜手拓展社區福音運動。愛網的核心成員各自有不同的網絡，結果因著愛網的緣故，不同的事工便可以聯結起來。

愛網早期的運作，純粹是一個地區教會和機構的友誼聯繫，透過每星期的同工早禱會和每月的聯合祈禱會，互相守望和為社區代求，所有事工上的合作都是一起交流禱告孕育出來的成果。當時的愛網沒有專職人員負責，核心成員都是堂會或機構的領導，但越來越緊密的事工合作自然會衍生許多繁複的任務，一個全是義工的團隊實在難於應付。2007年8月，「愛鄰舍福音網絡」正式成立，邀請了具社工背景的前城市睦福同工梁國全出任首位總幹事，成為香港第一個有專職同工負責的社區教會網絡。梁國全是愛網的發起人之一，得到他的母會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支持，及由中華基督教會天約堂差派，意味著愛網的運作已跨越了荃葵青的教會網絡。

（四）愛網的城市宣教模式

透過同區教牧同工的交流和同心祈禱，愛網曾經在荃葵青區舉辦不少大型活動，包括嘉年華會、節日的送粽祝福行動、長者千人盆菜宴、聖誕花車祝福行動、青年城市歷奇、千人祝福大巡行等等。此外網絡中也

有特定群體的服侍，為新移民、長者、邊青、精神康復者、賭徒和濫藥人士等提供服務。¹ 在職場方面，愛網與中央紗廠合作發展福音事工，實踐區內職場宣教。

愛網是由一個教牧及機構同工主導的合一運動，重點不在乎理論而在乎實踐。各單位放下一己之私，互相轉介，一起協力，以促進社區福音事工為前提，多元化地伸展福音觸角，沒有跟隨一個固定的規範，也沒有一套既定模式。以下的討論是筆者嘗試從觀察所得，把愛網的路向歸類，以便進一步評估其貢獻。

我們相信的是一位顧念孤兒寡婦，保護寄居者，扶助貧窮人的神。在教會的歷史裏，福音總離不開慈惠濟貧和扶助弱勢的行動。城市宣教學說不是這幾十年才創立的課題，而是學者把歷代教會的實踐，套用於今天全球城市化和城市國際化環境中的神學反思。筆者可以粗略地把現今流行的城市宣教模式歸類如下：

1. 宣講佈道式：這是香港教會最熟悉的模式，即透過遍傳運動、佈道會等方法直接宣講福音，領人決志歸主，再引導其加入教會。成功的宣講佈道可以帶來教會增長。²

2. 合一見證式：這種模式著重地區教會的合一見證，表明基督的福音可以打破宗派之間的牆。早年由一些主流教會與天主教會合辦的荃灣合一運動，便是以服侍社區作為教會合一的平台；近來高舉的復興口號，則以教會合一禱告作為城市轉化的首要條件。³

3. 社區服侍式：這類型的教會致力成為社區的鹽和光，照顧區內弱小，促進社會和諧。在此教會與社會服務機構的作用相似，分別在於教會是奉耶穌基督的名工作，服侍是福音的一部分，最終仍是期待受眾有機會因福音而經歷生命的改變。香港教會在社區服侍上也有很長的歷史，各堂會對外的慈惠工作，以及福音機構對特定群體的服侍，都可以界定為這一個類別。⁴

4. 道成肉身式：上一項模式以教會為本，開辦慈惠服務是香港教會較為熟悉的方法。道成肉身的模式也是一種社區服侍，不過重點在於宣教士進入貧窮人當中，以居民的身分轉化社區。一些例子是西教士家庭進入菲律賓馬尼拉的貧民窟中居住，⁵ 又或者是天主教修女離開修院，住在英國的廉價公屋內。⁶ 為了服侍貧民窟的居民，宣教士甘願成為他們中間的一分子。

5. 社區發展式：這是另一個服侍社區的模式，但教會不是以服務供應者的身分出現，而是猶如催化劑那樣，發展社區中固有的資源，組織區內的人力物力，共同爭取社區的出路。邊緣人和貧窮人在教會協助下，可以站起來奮勇互助，尋求可持續的提升群體的方案。近年城市睦福團契在寶田邨的工作，也可以歸入此類模式。⁷

6. 靜修服侍式：在天主教會的傳統裏，社會公義、服侍弱勢等行動，往往與個人默想靜修結合。德蘭修女堅持自己不是社會工作者，而是一個透過服侍貧窮人來默想神、服侍神、與神結連的人。⁸ 因此，天主教會專為社會服務及改革人士而設的退修中心，鞏固服務者的屬靈生命和對神的愛，調整他們服侍社群的向度。⁹

7. 制度改革式：一般福音派教會對社區的服侍止於扶貧行善，避免挑戰那製造貧窮和不公的制度。制度改革式的城市宣教企圖支援為社會性罪惡所傷的人，合力改變欺壓人的制度，從而實踐福音的信息。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過去數十年來一直站在貧窮人一方，參與政制改革是該會福音事工的一個重要元素。¹⁰

8. 屬靈爭戰式：福音的宣講帶來神的權能，亦同時引來撒但的對抗。因此在宣講和服侍行動之前，一定先要與撒但來一場靈界的爭戰，藉著禱告攻下撒但的營壘。真正的戰場在屬天的領域，而敬拜、禱告、祝福、宣告勝利等行動是爭戰的武器。¹¹

9. 地極之民式：以上八式都是以地域為單位，這個模式卻是以民族來分類。全球化趨勢加促了城市的國際化；世界上仍然有許多拒絕讓福音進入的國家和地區，但這些國家的居民卻可以走遍全球，寄居在福音開放的城市內。在香港，我們不難找到來自不同國家的穆斯林族群、印度教族群及從未聽過福音的寄居者，故此我們在本土也可以作跨越文化的宣教事工。新福事工協會的南亞族裔事工、國際神召會（International Christian Assembly）中不同族群的小組，都是向地極之民宣教的例子。¹²

城市宣教在全球有非常多元的發展，上述分類或許簡化了實際的情況，但能夠扼要說明不同派別的取向。這些取向並不是互相排斥的，事實上，模式與模式之間可以有很多重疊的空間。

基於愛網是一個多元群體的結連，所以她同時採用了幾個模式。愛網以「與教會攜手，服事社區，見證基督，傳揚福音」為使命¹³，明顯是一個以宣講佈道和社區服侍為主導的宣教模式。在實踐使命的路上，愛網也高舉了合一見證，在某程度上亦會採用屬靈爭戰的模式去理解社會現象。不過愛網沒有循制度改革和社區發展的方向來表達福音，亦沒有刻意將社區服侍與個人靈命操練結合起來。每個運動都有自己的界限；愛網能夠容納幾種不同的路線，已可算是一個相當開放和多元的組合了。

（五）愛網對個別堂會的意義

香港雖然是彈丸之地，但人口密集，一般樓宇面積細小，教會數目眾多。筆者沒有系統地調查荃葵青區內教會對愛網的反應，只能就著訪問愛網核心成員來評估愛網為教會帶來的正面影響。筆者承認由於受訪者都是支持愛網的人，所以以下的回應未必能忠實反映所有荃葵青教牧同工的意见。

在主力支持愛網的教會當中，崇拜人數接近 800 人的敬拜會（荃灣區）是相當積極參與愛網福音事工的教會。因著會友中多年輕人，所以教會

動員能力強，參與活動的人數亦相對地比較高。區長凌建人認為，如果會友單是在教會內事奉，他們的成長空間就會有很大的限制。愛網的活動可讓教會看清楚自己在社區中的角色，實踐福音使命，並促進教會合一，對會友來說是很好的訓練場所。當會友觀察到不同的教會傳統時，也可以學效別人的長處，在交流中成長。當然，在合作時也會遇到壓力，如活動時間和敬拜方式等。教會領袖會在時間上盡可能協調，亦會提醒會友敏於覺察別人的文化。

在荃灣事奉了 15 年的宣道會德荃堂主任牧師范國光，早已習慣了教會的網絡文化，但仍然認為愛網這組織對他有重要的影響。因著愛網，他可以近距離地與不同傳統的教會來往，消除了對著重聖靈恩賜的傳統所持的誤解和恐懼，明白屬靈傳統的多元化。同樣地，其他教牧同工和會友在視野和胸襟上亦有所拓寬，學習尊重與自己不同的傳統。德荃堂把愛網的活動列入教會的行事曆內，可以減少競爭，亦可以提供多元的活動給會友選擇，每次愛網的活動都可以動員 20% 至 30% 的會友。愛網增加了教會進入社區的渠道，讓會友關心社區的需要，注視天國的擴張，見證主內的合一。

基督教澤安福音堂是由數十位信徒組成的小型教會，主任牧師羅文麒認為教會人手不足，單是維持現狀的運作已經耗盡資源。愛網提供了一個契機，「透過區內已開展之資源，祝福及建立澤安信徒，強化對荃灣的認識及負擔」。¹⁴ 參與福音事工成為培育信徒的一個途徑。

宣道會基蔭堂主任牧師蕭如發一直以來都注重地區教會的團結，因此推動愛網不遺餘力。不過在有限的資源下，地區的工作與堂會的事工也會產生張力，因此初期他經常一人單獨出席愛網的活動，數年後會友才漸漸了解愛網的意義，進一步參與。事實上，每所教會都不容易放下自己所習慣的模式去接納別人的秩序，在合作時一些教會禮儀（如聖餐）也不容易有共識。但一直以來，愛網中人都願意在不同的傳統中找尋共通。

綜合各牧者的意見，愛網協助堂會在社區內見證基督，廣傳福音，這是量的增長。此外，愛網亦培育信徒和領袖的天國胸懷和合一的視野，這是質的增長。不論堂會的大小和傳統，愛網在某程度上都對其有正面的影響。

（六）愛網對香港本土宣教的貢獻

香港教會的網絡文化早於數十年前開始建立，各地區都有不同形式的教會網絡，最基本的有分區教牧同工祈禱會和福音遍傳運動。在旺角、天水圍、將軍澳等地，都有一些以堂會為主導的網絡福音事工。愛網的模式又有何值得討論的地方？對本土宣教而言，愛網有甚麼獨特的貢獻？

筆者認為愛網沒有倡導任何簇新的本土宣教模式，只是在固有的網絡上，確實地強化了合作的範圍，在社區內廣傳福音，把城市宣教的理論付諸實行，這是一個以實踐為本的城市宣教個案。

首先，這是一個跨越宗派傳統的事工網絡。一般而言，香港地區性的教會聯繫多會按照宗派或相近的神學理念結合。高舉合一的禮儀教會未必能夠吸引高舉聖言教義、較保守的教會群體，而後者又難與著重聖靈恩賜的教會共融。荃灣合一運動、荃葵青培靈研經佈道會和細胞小組教會網絡，明顯地代表著不同的教會傳統。愛網不單在名義和理念上包容了不同的傳統，更在福音事工上要求各堂會緊密合作；網絡中的每個單位都要為天國而放棄一些工作方式上的執著。

第二，這是一個以堂會為本的社區網絡。一般福音機構也可以聯繫到不同宗派的教會，但主動權在機構，堂會只是以伙伴形式配合。愛網以區內教會作主導，總幹事與堂會領導緊密合作，堂會把愛網的活動視為自己的活動，大大減少機構與堂會之間的張力。

第三，這是一個服侍弱勢和邊緣群體的福音網絡。荃葵青是一個多元社區，荃灣區家庭住戶月入中位數比全港高越 12%，但葵青區貧窮兒童的數字卻是全港的第二位。¹⁵ 愛網雖然是以整個社區為念，但也特別關注弱勢和邊緣群體的需要。社區的服侍不是福音機構的專職，而是堂會事工的一部分。宣道會基蔭堂的戒賭服務，以及敬拜會的新移民服務都是一些例子，服務對象可以在堂會中互相轉介。

第四，這是一個敬拜禱告的網絡。敬拜禱告是愛網的核心活動，亦是推動合一的燃料。在香港其他的區域，很難找到每星期一次的跨堂會和機構的教牧同工祈禱會。早禱會是一個為社區祈禱，為同工守望及分享異象的團契。愛網在教牧同工中的凝聚力，可能是她成功的最重要因素。

愛網能夠繼續維持以上的聯繫，當中也要承受不少的張力。每個單位都有自己的傳統，都有各自認為美好的傳福音方案，對社區關懷也持有不同的哲學。況且大小堂會資源不一，合辦活動時不可能有劃一的承擔。結果大堂會要慷慨地分享自己的人力物力資源，同時又要小心避免霸氣，小堂會亦不可因為受惠於他人而感到自卑。除此之外，教牧同工都是領袖人才，是有識之輩，慣於指揮而未必擅於跟隨；走在一起工作，也難免會有角力的時刻。至目前為止，愛網的運作非常仗賴幾位主要領袖的協調；核心成員有多年的合作經驗，亦有長期禱告的友誼基礎。這種合作文化需要時間來推廣、培育和深化，以致上下認同，才能成為長遠可持續發展的組織。

（七）結語

一直以來，親友網絡是香港教會增長的主要途徑，佈道事工大都是以招聚人參加教會活動為主。愛網不但努力拆除堂會之間的牆，更竭力把教會帶進社區，至目前為止，成果是可以肯定的。不過長遠的發展仍需要數年後才可以評估。香港教會如果能夠擺脫各家自掃門前雪的思維，共同努力在社區內見證基督，教會對社會的影響肯定可以跨前一大步。

- 1 蕭如發：教會機構，「契機・緊扣」 <http://lyneighbor.googlepages.com/a.doc>
- 2 這是美國福音派教會所熟悉的典範模式，參 陳惠文主編(2006) 〈普世宣教運動面面觀〉 頁 582-584 (大使命中心)
- 3 2008 年 2 月 27 日的《國度復興報》中的「城市轉化版」以荃灣區聯合祈禱會作為案例。
<http://www.krt.com.hk/modules/news/index.php?storytopic=14>
- 4 在近年討論城市宣教的書籍當中，社區的服侍成為了一個重要的課題。參 Hunter III, GG (2003). *Radical outreach, the recovery of apostolic ministry & evangelism*. Pp. 119-148. Nashville: Abingdon Press. Greenway, RS, & Monsma TM (2000). *Cities, missions' new frontier*. Pp. 166-229. Grand Rapids: Baker Books.
- 5 Craig, JM (1998). *Servants among the poor*. Manila: OMF.
Grigg V (1992). *Cry of the urban poor*. Monrovia, CA: MARC.
- 6 Sedgwick P (1995). *God in the city, essays and reflections from the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's Urban Theology Group*. Pp. 52-71. London: Mowbray.
- 7 鄭玉婷 編 (2006) 《轉化生命・轉化社區，寶田邨的故事》 城市睦福團契
- 8 Egan, E (1985). *Such a vision of the street, Mother Teresa—the spirit and the work*. Pp. 495-497. New York: Doubleday & Co.
- 9 一個例子是 Father Richard Rohrer 主持的 Center for Action & Contemplation.
<http://www.cacradicalgrace.org/>
- 10 Fung, RWM (2005). *The gospel is not for sale, the story of Hong Kong Christian Industrial Committee*. Hong Kong Christian Industrial Committee.
- 11 艾德・史福索 著 (1995) 《不願一人沈淪，當代城市宣教策略》 台北：以琳
- 12 Lausanne occasional paper # 55: *The new people next door*.
http://www.lausanne.org/documents/2004forum/LOP55_IG26.pdf 2004 年洛桑世界福音會議亦以此為討論課題之一，此會議文章主要檢視由第三世界移居於第一世界的人口，討論對新移民、外來勞工、和國際學生的福音策略，內容也適用於香港環境。
- 13 參：<http://lyneighbor.googlepages.com/>愛鄰舍福音網絡成立特刊，頁 1
- 14 羅文麒：《個案分享---小型堂會的掙扎與出路》<http://lyneighbor.googlepages.com/f.doc>
- 15 參梁國全：荃葵青相關社區資料 <http://lyneighbor.googlepages.com/g.doc>